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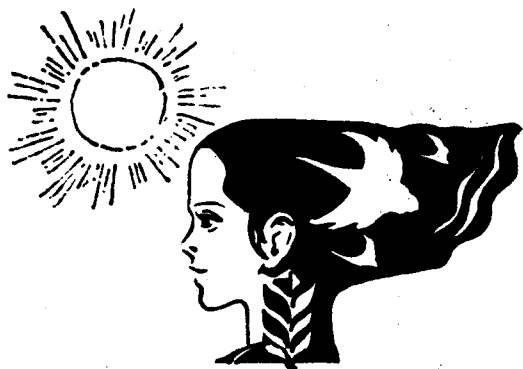
少女失足之后

张大军 著



法律出版社





少女失足之后

张大军 著

法律出版社

少女失足之后

张 大 军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98,700字

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78,000

书号10004·009 定价0.70元



内 容 提 要

在城郊一个幽深的大院里，生活着这样一群少女。和很多少女一样，她们爱美、爱哭、爱逞强，也会耍娇、赖皮、不讲理。

但是，她们的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，双层铁门把这幽深的大院锁得严严的。

因为，她们是一群堕落了姑娘，她们是一群失足的少女……

作品以人物自述形式、描绘了教养院失足少女在管教干部的帮助下，觉悟和猛醒的过程。

引 子

姑娘们，当你们迈上青春期的第一步对未来满怀着幸福的憧憬时，你们是否想到人生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旅途，并不那么笔直平坦。它的前面，可能有时象北京的长安大街，那么宽广，那么深远；有时却象井岗山黄洋界的小路，那么崎岖，那么弯转；有时还会象咆哮的黄河，那么汹涌，那么湍急……

有的姑娘，在星星火炬的照耀下，在灼灼北斗的指引下，依靠着社会、学校、家庭正确的教育，健康地度过了青春期，勇敢地跨入了社会，成为一个目标坚定、头脑清醒，有所作为的青年。可不幸的是，也有的姑娘，经不起大洋彼岸花花世界的诱惑，沉醉于靡靡之音，贪恋于金钱、肉欲，失足落水，陷身于泥淖之中……

在一个普通的教养院里，我了解了失足少女张春霞、丁小红和王小丽的过去和现在……她们的年龄不一，身世不同，文化水平不一样，脾气秉性更是大相径庭。她们和亿万个同龄青年一样，都生长在新社会，都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。可是，令人心痛的是，在人生道路上，她们误入了歧途，滑向了危险道路的边缘。她们曾受迫害，但也是害人者。如果不是党和政府伸出巨大的双手把她们拉住，不是千千万万个司法管教工作者们对她们教育、挽救、改造，也许她们早已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。

在那里，我也有幸结识了许多象乐群、马玲玲……这样一些管教人员。她们怀着一颗赤热的心，象园丁一样，精心修剪和培育着那些疯长枝丫的小树和过早凋零了的花朵，让它们在阳光下，在和风细雨中，去掉枯枝烂叶，展开新蕾，重新开放……

为了这些失足少女能弃旧图新，重新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，她们离开了城市，告别了自己的亲人，舍弃了温暖的家庭，长年累月，日以继夜，默默工作在司法管教工作的第一线上。我深深理解她们工作的艰辛，体会到了她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更为她们那种为工作和事业献身精神而深深地感动……不正是依靠着她们，才在这里使那么多的张春霞、丁小红、王小丽……变成了新时代新的女性！

年青的姑娘们，看了张春霞、丁小红和王小丽的自述，知道了她们的过去和现在，也许会对你们如何严肃地选择人生的道路有所启示吧！请你们珍重自己，珍重一个将来要做母亲的女性的尊严吧！

脚踏实地，埋头苦干，去追求那通过奋斗而能达到的理想。千万不要再步张春霞、丁小红和王小丽过去走过的歧途，因为她们过去所追求和向往的，不过是一片海市蜃楼，一堆沙器……

—

谁都有一本难唱的曲，一部难念的经。

路就在脚下。我的双脚踩在水汪汪的泥土道上。通往郊区的这大车道泥泞透了，刚刚融化的雪水和泥水搅和在一起，踩一脚都扑哧扑哧直响，就象踩在大酱缸里一样。唉，十多年了，往万柳河劳动教养院去的路还是老样子，雨天烂泥塘，晴天尘土扬……不好走就对付着走吧，反正再有几里就快到了。再说，我又不是那地方的人了，还操那份心干什么……

这郊外的风真是没遮没挡，裹着米粒大的雨点儿，打在脸上真痛啊！今年的春天也来得格外的早，春节刚过，还没到正月十五儿，春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。

远处，万柳河畔的柳枝儿绽开了新绿，看上去真叫人心旷神怡。别站着看了，这风又紧吹了起来，我得紧走几步，冒点汗，不然这风扑在身上真有点钻心痛呢。

脚底下扑哧扑哧地响着，脚都快拔不出来了。干脆把鞋脱下算了，光着脚兴许能走得快一点。唉，当初我真不该答应校长到这儿来，真是自作自受，活该！

哟，水真凉啊，从脚心向上一阵阵地发冷，管它呢，赶紧卷起裤腿，紧跑几步就热乎了。

这法儿还真灵，这腿脚和身上都热乎多了，瞧，我这头

上渗出了这么多的汗。行了，快到了，那不，教养院门前的那棵老柳树不都看见了吗？是啊，多么熟悉和叫人难忘的老柳树……

老柳树弯弓着腰，披着一身淡绿的外衣。雨点儿敲打着它那瘦骨零丁的身躯，枝条儿随风摇曳着。在阴霾下，在簇拥它周围的小柳树群中，显得格外地醒目，也显得它有着那极强的生命力。十几年了，在这棵老柳树下曾留下我多少欢快的笑声和歌声，留下我和王大姐谈心散步的多少足迹，留下我对工作的热爱、对生活 and 理想的憧憬……可也埋藏了我多少悔恨和悲伤，多少积怨和不平……咳，离开这万柳劳动教养院十多年了，这老柳树也饱受了十多年的雨雪风霜吧……

走啊，快走啊！我命令着自己。小脑命令着双脚。可我这双脚是怎么了，重重的，挪不开步子，踏在泥水里，一点儿也不觉得冷，就象拴在树桩上似的，一步也迈不动了。

咳，真是的，我这是怎么了，乐群啊，乐群！我狠狠地叫着自己的名字。乐群，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孩子都不小了，怎么还像个小姑娘似的，感情那么脆弱？！临来时不是下决心不再想过去那些事吗？到教养院办完事就走，谁都不去看，谁家都不走，当天来，当天走。决心好下，话也好说啊。可怎么一下火车，踏上这去教养院的泥土道，看见那万柳河畔的老柳树，不知怎么的，一股莫名的泪水直往上涌，那往事象一幅幅的画，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哦，真的，是那么清晰……

老柳树呵！你可记得十几年前那一幕幕？记得我们的王大姐？那一次“砸烂旧公检法，批斗院内黑爪牙”大会开过

以后，我把王大姐从大柳树旁的土台上扶下来。

当时我还好，参加公安劳教工作时间还不算长，照他们的话说流毒不深，够不上“黑爪牙”，可我始终和王大姐“划不清”界线，开始说思想“右倾”，认识糊涂，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步步深入，我被划入了“小爬虫”的行列，也被实行了无产阶级“专政”，关进了“专政队”。

大会上，我“陪绑”，站在她的后边，挂着牌子弯着腰。王大姐的牌子重，铁丝细，快五十的人了，腰弯得象虾。时间长了，她的腿肚子哆嗦着，差点要跪倒。可她一挺身，又站了起来。

刚开始，还听得见那帮人批她什么“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”、“搞阶级调和”，后来又吵吵什么，我就全忘了。那十几斤重的牌子挂在脖子上，勾弯着腰，血一个劲地往上涌，眼前是一片金花……王大姐的牌子箍着铁，那滋味就更够呛了。她的衣服都湿透了，汗水把她站着的那个地方湿成了一片，我心里一阵阵发酸。王大姐啊，抗美援朝负伤回来，照顾你，让你坐机关，可你说什么也不干，非要到基层。好，到这教养院，你没白天没黑夜，恨不得把这腔热血都洒到这里，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怎么改造好这些女教养人员身上，可到头来，嘿，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！

我中学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分配当警察。当就当呗，国徽一戴，白衣服蓝裤子，走在路上也挺神气。可谁想到却到这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，管这帮小偷“码子”！

老柳树下，你找我谈心。嘴唇几乎要磨破了，眼睛熬红了。你指着老柳树对我说：“小乐，这还是我抗美援朝以后到这建院时，栽下的。现在都这么高，这么壮了。你看，它

为来往的行人遮凉，避雨，给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。党把我们分配到这里，我们就要象柳树那样，在这儿生根，在这儿干一辈子”。多少年了，大姐许多话我忘记了，却偏偏记着她这句话，想着这棵老柳树……

一阵打骂声，把我从朦胧的记忆中唤醒。啊！她们这是干什么啊！几个平素抗拒改造的女教养份子，在七手八脚地打着王大姐，嘴里还“控诉”着她的“罪行”！

王大姐嘴里渗出了血，腰板直挺挺地。眼里迸射着怒火，狠狠地瞪着那个主持会场的头头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把牌子一摔，跑到王大姐的身边，用我的身体保护着她。那帮人一下子楞住了，呆呆地看着在一旁观看的头头。

这个所谓造反派头头，不过是一个劳教期满的留场人员。在文革初期的混乱时期，他口喊着革命的口号跳出来，寻机对管教干部进行报复。此时，他涨红着脸，象一块煮过火了的猪肝，嘴唇哆嗦着问我：“你，你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我当时真是气懵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抱着王大姐掉眼泪。

王大姐倒很冷静，她抹了抹嘴唇上的血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想要干什么？我倒想听听！”

那头头有些心虚，可嘴还硬：“干什么，干……干革命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……”

王大姐指着那几个女“痞子”，斥问道：“这是些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让她们参加这个大会，又控诉谁？”

那头头“哼”一声说：“让她们来受教育，肃流毒，控诉激动了，难免打两下。这又有什么了不起，反正是坏人打坏人，活该！”

006057

“噢，”王大姐冷笑道：“既然你认为她们是坏人，那你为什么和她们明来暗去，让她们家里给你‘上贡’，甚至你亲手树立的改造好的‘典型’，用肉体换取你提前解除教养的一纸公文，难道这就是你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？……”

王大姐的话还没说完，那头头象屁股烧着了火，向台下哄笑的人们，“噉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“她这是诬蔑！是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攻击！是……”

我看着他那副蠢相，憋不住地笑起来，王大姐没有笑，只是在嘴角露出一丝蔑视的纹道。

那头头止不住台下人们的哄笑，看到几位“控诉”的女教养人员，其中一个“典型”还在向他飞眼，一股无名火从心头燃起，他三拳两脚，把那些他亲自找来的“典型”，毫不客气地“请”到台下去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斥骂着。

台下人们的哄笑声就更响了。

那头头回过头来，狠狠地看了王大姐一眼说：“骑驴看唱本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大姐象没瞧见还有他那么个人似的，把头发一甩，踉跄地走下台去。

我把大姐扶回了“专政队”，女友们端来一杯开水，她咕嘟咕嘟几口喝了下去。然后她无力地倚在墙角，脸色苍白，嘴角流着白沫，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手哆嗦着捂着胸口。

“大姐，大姐！你怎么了？”我和女友们慌了。

“没，没什么，老病犯了……挺一会儿就好了”，王大姐无力地摆摆手，不让我叫人。

我知道王大姐原来就有心脏病，可她一工作就什么也不

顾了。

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向铁栅栏外的“专政队员”喊着：“快请医生来，王大姐犯病了！”

“专政队员”进门一见王大姐的神色，傻了。赶紧向医务所跑去。

可左等右等，天快黑了，还不见医生来，那个“专政队员”也没来。

我和女友们放开喉咙，攥着铁栅栏向外喊着。

太阳落山了，我们的嗓子都快喊哑了，才从远处一步三扭的走来几个人，正是那个头头。他后边还跟来几个人，只见他们边说边笑，还互相嘲汕着，嬉闹着。

我看他们那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肺都快气炸了，沙哑着嗓子冲他们喊道：“你们还管不管别人死活？王大姐让你们折腾成这个样子，心脏病犯了，你们为什么拖着不管？”

“乐群，你吵吵什么？谁说我们不管？”那个头头向后面几个人映映眼，嘴角一撇，走上前来打开了房门，“我们这不是送她去医院吗？”

“去医院？那怎么大夫没来？”我顶了他一句。

“呃……，今天下午召开全院‘活学活用’讲用大会，决不允许用业务冲击政治，谁也不准请假。再说，你那位王大姐不是个硬骨头吗？头痛脑热的算个什么，啊？哈哈……”那头头和几个小兄弟嬉皮涎脸地笑了起来。

墙角边，王大姐的脸更苍白了，手无力地垂在地上。女友们被他的话气得胸脯儿直喘，有一个忍不住低声地抽泣了起来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一把抓住那头头，狠狠地给他一个大

嘴巴！我也不知道这劲是从那儿来的，我从生下来就从来没打过人哪！

那头头被我打懵了，刚才那股得意劲不知跑那儿去了，捂着个脸直往后躲。

我嘴唇哆嗦着，真够呛，我一来气嘴唇就哆嗦，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。我紧握着拳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右手掌一阵阵地发热发麻。过去看《儒林外史》，说范进中举后乐疯了，他的老丈人狠狠地给他一巴掌，人家说他打了文曲星，他的手掌马上就抬不起来了。可今天这个头头，是个什么人呢？“文革”前，他由于流氓偷窃被判劳教两年，期满后政府为了照顾他，留场作了基建工人，实指望他们走一条新生的路；王大姐为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。可是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允许他耀武扬威，对管教干部打击报复？一种愤恨的感情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房。我想，应该让他们进大狱，为什么要劳动教养？让教养分子向人民政府施淫威，这工作不能干啦！

头头破锣似的嗓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：“好！你们今儿个，一个在台上，一个在台下，文武夹攻，充分地表演，猖狂地向革命造反派进攻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怎么了？”我上前一步，“你们指使教养分子打管教人员，这算什么问题？王大姐让你们打成这样，拖着不治病，这又是什么问题？”

那头头后退一步，躲在那伙小兄弟后面，叉着腰说：“我警告你乐群！不要再跟着那王老太婆顽固到底，死不回头了！她为彭、罗旧公检法翻案不算，还写信攻击中央文革、攻击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！真是罪恶滔天，罪大恶极，

罪重如山……”

听那头头的一通屁话，我心里打起鼓来，既感到惊讶，又觉得疑虑。我不禁回头看看王大姐，反对江青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

王大姐挺起身，靠在墙上，抑止住喘，声音不高却厉声地问：

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是老公安了嘛！攻击中央文革、攻击江青同志，触犯了公安六条！省革委会人保组把你当做大案要案来抓，从今晚起隔离审查，办死班！”那头头气又粗了。

“什么？王大姐，你……”我心里乱极了，胸口里象塞进了一团团棉花。大姐呀，我的好大姐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，你上有老母，下有孩子呵！我真愿这是那头头造的谣。

“乐群，你扶我一把，”王大姐声音是那么短促有力，象命令我似的。我上去，急忙把她搀扶起来。她脸色依然是那么苍白，可一双深陷进去的双眼，却是那么炯炯有神。从她那安祥、沉静的眼神里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脑子里突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……

“乐群，你帮我那套洗干净的警服找出来……”王大姐手扶着墙站在那里。几位女友神情惶惑地看着她，想要说什么，又看了看那个头头，把话咽了回去。

我打开她的手提袋，手发颤地翻找着。袋里本来没有几件衣服，我却找了好半天。

王大姐接过那浆洗得非常洁净的警服，又深情地端详着那微微有些发旧的帽徽，微笑淡淡地挂在嘴角。

“女同志们换衣服，你们走开！”王大姐轻而厉声地对那个头头喝道。

那个头头识趣地走开了。

王大姐对着囚室的玻璃，吃力地穿上了警服。上白下蓝，红领章，金黄色的国徽，衬得她分外的英俊，连那苍白的脸上也映出了红晕。

我赶紧走上前，轻而急促地问：“大姐，他们说得是真的吗？”

她眼睛晶亮，肯定地点点头。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我迷茫地看着她，心忽悠地一下，好象掉进了万丈深渊！

“小乐，要坚强。在政治斗争中要有个清醒的头脑，将来你会明白的，也会理解我的！”王大姐紧紧地握住我的手。那么滚热，那么有力。

我被她那自信而又深邃有力的目光吸引住了，伏在她的肩上再也没有说什么。也许大姐说得是对的吧？

“喂，该走了吧！”那个头头在房外大声地喊着。

“你嚷什么？我听得见。”王大姐推开门，站在灯光下，红领章在白警服的映衬下，格外的醒目。

那个头头瞬时间呆住了，干张着嘴没说出一句话来。一个跟来的造反派捅捅他的腰，冲王大姐的领章呶呶嘴，那个头头才明白了过来，伸开肥胖的爪子就要扯领章。

“你敢！”王大姐声音有些颤抖，但却那么响，她站在那个头头面前，宛如一堵墙横在他的前面，“这是人民给我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……”那头头缓缓地垂下了脸，嗫嚅着，唇边露出

了比哭还难看的苦涩的笑容。

“大姐！”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伏在她肩上大声地哭起来。

“乐群，抬起头来！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……”王大姐眼中闪着温柔的光，神色却是那么凝重从容，“今天走了，也许永远也见不到面了。大姐没有什么可送你的，就希望你要永远对得起头上的国徽，要永远献身你已钟爱的事业！”

她缓缓地摘下帽子，深情地看了看国徽，连同帽子一起紧紧地塞到我的手上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回过头来，看了看同屋被“专政”的女友们，唇边有一抹淡淡地微笑，向她们点点头，大步迈出了门坎，步履蹒跚地走了……

我只觉得身子一阵发软，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手里紧紧地、紧紧地攥住那顶帽子……

夜里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眼睛里老是浮现出她那淡淡的微笑，临别时她那深情的话语……

一个出身寒苦，从小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小鬼，一个在公安战线对敌斗争快二十年的老公安，说她反对党、反对毛主席，把她打成反革命，这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相信！就因为她反对江青？我心头如同飘来一朵又一朵迷雾，进行着一番矛盾的挣扎。渐渐地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……

忽然，一阵紧似一阵的哨笛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啊，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赶紧爬起来，把同屋的伙伴们弄醒，警觉地向窗外张望着。

晨光刚刚透亮，远处就咚咚地跑来一队人。

“铛哪”，我们的房门被打开了，闯进来的又是那个万

人烦的头头。他满脸凶相，气哼哼地吼着：“起来！起来！出去集合开批斗会！”

怎么，天刚亮就开批斗会？难道是王大姐她……我心中象针刺了一样，迅速地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。不，不能……她不会……

我正犹疑着，那个头头从牙缝里迸出几句话来，象霹雳一声炸雷，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弦：让你死保吧！她昨天抗拒审查，自绝于党，自绝于人民，上吊死了！

什么？自杀了？不！决不会！王大姐决不会对生活绝望，她什么时候嘴角总是带着一丝淡淡地微笑的。快五十的人了，她身上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。看到她，你永远不会相信死神会叩她的大门的。谁能相信，仅仅一夜，她竟会自己去找死神？可从那头头的神情话语中寻思，这噩耗却似乎是真的……

我踉踉跄跄，象喝醉了酒一样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到那棵老柳树下的。他们说，她就吊死在那棵树下。

那个头头们为了表示对旗手的无限忠诚，也为了“批倒批臭”，让王大姐“永世不得翻身”，竟连她的尸体也不让收，把她的尸体横陈在老柳树下，开起“批斗”会来。

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缠绞了起来，身子在颤栗着，在遏止的哭泣声中颤栗着！这帮人口口声声地讲无产阶级革命派，可连一点点的人道主义都不讲！我奋力地推开人群，挤到队伍的前边。他们在树下批些什么，斗些什么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，也根本不想听进去！我睁大了双眼，泪眼迷离地看着王大姐的尸体。她那洁白的警服染上了斑斑血渍，一对领章被扯掉了。蓝裤子上沾满了泥土。一股紫红的淤血从